

【藝評台 2010 專輯】

【優選】

自我的追尋，存在的焦慮——評台南人劇團《Q&A》

作者 | 林侖靜 (1986-)

「人生是一連串的問題與答，你可以問得漂亮，但你有「種」誠實回答嗎？」

—— Q & A

找回失落的記憶，是問題的起點。一個人可以、應該相信什麼？如果過去一切歸零，是否一切可以重新建構？記憶，是形塑一個人身分、認同的生命印痕，是什麼樣的背景建構出了「我」的存在？

作為長篇影集劇場的首部曲，《Q&A》涵蓋了許多議題：自我價值感的追尋、性別認同與跨越、欲望的流動、人際關係的表象、東方與西方文化的碰撞等，以問與答，作為辯證的基礎。劇中失落記憶的劉憶，不斷追問，卻沒有得到真實的答案。當舞台的玻璃帷幕倒映著演員在台上的模樣，鏡像與自我間真實又虛幻的折射關係，正如人生的真假虛實。每個角色都有自身處境難以啟口的秘密，性傾向、性癖好、生活困境等。為什麼有些事不能說？——每一個角色的問題，背後透露出來的都是更加龐大的社會結構問題，以至於必須將這些不被社會接受的「真實」掩蓋，走入社會正常價值觀下的主流規範，真正的「我」也因此沉默。

這齣戲跨越文化邊界的嘗試是令人驚喜的，當異國旅遊、流浪成為平常經驗，作者將作品拉出了台灣本地，在舞台上融入了多元語言的使用（廣東話、英文、德語）。尤其戲中對於東西文化的碰觸，用看似諧謔的片段（劇中的德國人記不住台灣名字、看亞洲人都長得一樣），帶出台灣人與西方人（特別是歐美）相處之間那種微妙的自卑、憤怒的民族情緒。但同時這個西方人對劉憶遠赴異鄉冒險的鼓勵（或者說是召喚），又象徵著一個啟蒙的角色，催生了劉憶過去兩年流浪的旅程，戲中設計正反映出了台灣人對西方矛盾複雜的情感投射和想像。

然而本戲在性別議題上的處理，似乎頗有討論空間。作者呈現出同志生活在社會期待及標籤下的壓力與抗拒，但未更細緻的處理角色的性別認同和建構。如主角的表妹抵抗被稱為「女性」的生理身分，極力模仿男性形象；但作為一個女同志，是否就會否定自己生理女性的身分？此外，劉憶失憶後被告知愛上女孩，他就和女孩交往並產生感情；令人不禁要問：性傾向究竟是建立於什麼之上？是否是可以被重新教育建構？而全戲中最令人同情共感的，則體現在性愛分離的劉憶對生活的空虛丟出的問句：「如果 gay 代表的是快樂，那我為什麼不快樂？」有力的問出了對個人身分認同的掙扎與迷惘。

《Q&A》在掌握喜劇節奏上拿捏十分精準，但這樣的技巧也是把雙面刃，一方面沖淡了戲中的嚴肅辯證，使全戲不致過於控訴說教；但另一面，正像劇中角色每次要親吻對方，對方便從自己懷裡溜掉的那個片刻，快要碰到重點了，卻又盪開。作品裡問了無數個問題，但卻彷彿擔心觀眾耽溺或者困擾於這些拋出的問句；時常在憤怒或是惶惑的質疑後，隨即接上喜劇的節奏調劑，尷尬的問題隨著笑聲遠去。觀眾依然躲在一個安全的保護傘下，無需有「種」回答這些質問。

作品是時代的縮影。本劇雖然有著某些角色性格刻畫過於單薄類型化（如母親的神經質自私、父親的冷漠風流以一種略嫌誇張的方式呈顯）與性別處理上的問題。而結尾以一首預示著劉憶的異國愛情的歌曲收束，也有令人疑惑劉憶追尋的「自我」究竟為何的疑問（只是一段愛情？或者有其他更深刻的東西？）。創作者仍舊迷途的追尋，反映了這一代年輕人對於自身處境、認同的焦慮不安。當科技進步以致於移動成為易於想像、實踐的生命經驗。流浪，成為這一代定位自己座標的方式，無論是《練習曲》式的環島，或者背包客的異國流浪，都是為了從觀看陌生的他者、體驗他者文化中尋找自己。

流浪的結果會帶來解答或是仍舊是一團迷霧？劉憶尋找記憶的旅程，濃縮到最後的追問是：究竟真實的「自我」是什麼？透過怎麼樣的追尋過程，方能實現？在首部曲中創作者較大的關注還停留在性別認同與情欲關係上，要追尋的東西也還朦朧不清。如何將這份自我追尋更寬廣的拓展開來，呼應台灣的記憶與現況，還有待作者在接下來的作品回答！

【評論對象】

活動 / 節目 / 作品名稱

《Q&A》首部曲

作者 / 編導 / 導演 / 策展人

導演：呂柏伸

編劇：蔡柏璋

主辦 / 發行 / 演出 / 出版單位

台南人劇團

發表時間

2010/06/04-06

活動地點

城市舞台

【作者自述】

台中人，基督徒，台大中文系畢業，現就讀台大戲劇研究所。十五歲與劇場相遇，二十三歲與神相遇——上帝是最了不起的編劇。

【決審評語】

行文流暢，論述有據，觀點清楚，對於性別認同與焦慮的議題方面，有頗為深入的評析。